



圆梦

人类能从梦中看见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吗？主人公说，如果梦是红色的话，这个梦就会成真。每次送来的委托杀人的书信和可乐下毒事件给人不愉快的暗示联想“将这个人杀了——”。一个自称“BAI MISS”，看上去被专业骗婚人欺骗的人，意外地呈现出真相，并成功复仇。作品挖掘了现代人的深层心理，暗含杀机和惊人的神秘色彩！

刘绩生 译

独领日本文坛的怪异小说

展现超自然的神秘力量

阿刀田高

著

珠海出版社



I313.45
321

圆梦

刘绩生
译

阿方田高

珠海出版社

著

推荐语：

怪异带来的震撼

——读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

潘自强

许多作家一生都在追求着。他们追求的是怎样超越自己，追求的是如何超越他人！

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。因为有了这种精神，才有文学的发展、文学的创新、文学的丰富……日本著名作家阿刀田高就是这类作家之一。

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，日本的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以其独有的艺术品质和辉煌的创作实绩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我国广大读者对日本许多作家诸如江户川乱步、横沟正史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高木彬光、仁木悦子、夏树静子、佐野洋、水上勉、赤川次郎、山村美纱、西村京太郎、铃木光司等十分熟悉，对一些作品更是耳熟能详。相比而言，中国读者对阿刀田高则知之较少。这并不是阿刀田高不优秀，而是人们的认知度需要有一个过程。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高桥敏夫说：“‘阿刀田高的王国’开始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，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，那是一个‘大故事’从世间消失，迄今为止不多见的‘小故事’开始逐渐

现身的年代。”90年代，我国台湾地区曾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集。2000年以来，大陆有几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先后开始推介他的作品。看来，以“小故事”见长的阿刀田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2005年，珠海出版社首次大批量集中出版阿刀田高的短篇小说，这对广大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迷无疑是一件幸事。

阿刀田高，1935年1月13日出生于日本东京。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。他于1969年开始发表作品，每年约发表10来篇。1979年对阿刀田高来说，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。当时，他的小说《来访者》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；同年，短篇小说集《拿破仑狂》又获日本最高文学奖直木奖。他由于获奖而受到鼓舞，创作热情十分高涨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阿刀田高在1979年一鼓作气发表短篇小说46篇，这个发表量是惊人的。1995年，小说《新特洛伊故事》获吉川英治文学奖。近几年，他曾多次担任日本直木奖等评奖委员会评审委员。

文学的发展，使文学题材的分工越来越细化。当人们从文学分类法的角度对什么推理小说、悬疑小说、恐怖小说等文学样式进行界定时，不能不说也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限制。对于阿刀田高的作品，我们似乎很难将它归于哪一类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大众文学的一些创作要素都能得到体现，或者说在某些作品各有侧重，某些作品兼而有之。他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模式：灵异与犯罪共存，悬疑与恐怖交融，自然与现实物化，幻想与真实并行，他的作品是一个另类！人们似乎不认识其作品，阅读之余，不知应该怎样界定，神秘小说？怪诞小说？离奇小说……似乎都不是！更多的读者则称他为“短篇小说异色之王”！阿刀田高的作品以独具的“异色”越来越多的受到读者首肯，他们认识了阿刀田高，也接受了他的“小故事”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题材是丰富的。他目光所及，大都写的是平民百姓、凡人琐事。作品不描写大起大落的激烈冲突，不展示血腥恐怖的感官刺激，而写的似乎就是你的邻居，你的同事，你的亲人，你熟悉的陌生人，一夜短暂的幽会（《遭诅咒的男人》），一桩夫妻的矛盾（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），一封离奇的信件（《干掉那个人》），一场传统的赛马（《优胜马情报》），一次偶然的车祸（《柳树下的预兆》）……不过，在平淡、舒缓、轻快的叙述中，往往是一江春水之下，涌动着万顷波涛；灿烂的阳光之中，暗藏着电闪雷鸣。作品在叙述中流贯着邪气和杀机，发生的一切是那样自然平和，是那样流畅静谧，但在其真实的描述中，告诉读者的恰恰是一场长期准备、精心策划的凶杀或者谋财、诈骗、复仇的故事，事件的结局让你目瞪口呆，心灵震撼！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年鉴编辑委员会的评委中岛河太郎说：“它揭露了潜藏在身边日常生活中的恐怖、神秘和骇人，翻阅任何一篇小说都会不由得吃惊！”此言不虚。

阿刀田高小说的内容具有神秘色彩。在世界上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东西多得多。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吗？大自然有神秘力量吗？天地之间有心灵感应吗？这似乎不是以描写人为己任的作家所探讨的问题。但是，一些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故事又往往成为作家写作的载体。他们借此诠释对社会、生活、人生现象的理解和认识。我感到，阿刀田高似乎受到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兴盛的超自然恐怖小说的影响，倾力于在神秘、离奇、悬疑的生活土壤中栽培“异色”之花。他的许多作品都充满了一种超自然、非理性的力量，如《落樱飞雪》、《死亡的气味》、《清爽的眼睛》、《预言研究》、《不可思议的声音》……作品告诉我们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之外，还有一种让人无法捉摸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晓的东西，它掌控、影响、参与我们的生活。作品写得越真实，

越能营造出神秘压抑、紧张恐怖的气氛，使读者头皮发麻、脊背流汗，透不过气来。把非自然力量写得如此有魅力，是阿刀田高的成功！我们无意考察作家对超自然现象的真实理解和认识，但作品中透露出的作为人就应该敬畏自然、诚实生活、善待社会的劝戒则是有意义的。作家似乎有佛家的禅味，其用心良苦！

阿刀田高的小说充满了悬念。作为读者，面对枯燥、单调、乏味的生活，向来存在着求新、求奇、求异的接受心理，享受未知的魅力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正常需求。我们应该尊重读者并满足于读者。阿刀田高是深深懂得如何满足读者的这种心理。他的每篇故事都充满了悬念，结构精巧，魅力无限，他可以将一个平平淡淡的事情设计成一个暗藏诱惑的故事，从开篇到发展，从发展到结局，一步一步将读者引入高潮，使你恍然大悟。对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句对话，都不可以掉以轻心，它可能就是一个暗示，一种铺垫，一把破解谜底的钥匙。阿刀田高特别擅长在故事的结尾处，通过叙述语言或者人物对话“点题”，制造令人大吃一惊或者毛骨悚然的阅读效果，作品体现出高超的叙述技巧。请记住这些作品，它们是《蜂蜜的香味》、《不适合女人做的事》、《优胜马情报》，还有《演戏》、《蛇》、《横祸》……翻开哪一篇作品，都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阿刀田高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作家。他巧妙地将推理、悬疑、恐怖小说的创作要素完美结合，以怪异的风格，给日本文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亮色。日本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佐藤阳子说：“在阿刀田高的作品里，把两种毫不相干的极端要素浑然一体，这还是日本文学中不曾期待过的。”当读者被动地接受那些似曾相识、重复雷同、缺乏新意的故事时，阿刀田高打破了大众文学的低迷和沉闷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异样的阅读形式——怪异小说！我们相信，这类作品将会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目 录

杀掉那个人	1
柳树下的预兆	23
银座之恋	39
蜂蜜的香味	59
爱 人	83
杀 心	103
海在召唤	123
横 祸	145
自杀俱乐部	165
红梅和白梅的女人	193
演 戏	219
圆 梦	241
干鱼和漏电	255
优胜马情报	275





杀掉那个人



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四——注意到那天是星期四，还是以后的事情——我从公司回家，发现邮筒里有一个茶色的信封。

另外，还有催交煤气费的通知书和附近新开办的私立学校介绍。长子明年要上学了，所以这一类邮件就频频光顾。

在茶色信封上，寄信人的住址、姓名都没有写。

——是什么呀？

我把皮包夹在腋下，胡乱地撕开信封，看见里面有一张折成四折的信纸，还有夹在其中的一张一千日元票子。

信纸上只有一行字，写得幼稚而拙劣：

——请干掉^①那个人。

一开始，我只是看见了这些字，没能马上领会内容。

“我回来了！”

^① 原文此处及以下各处写的均是假名，而故意不用“杀”这个汉字。但是下面又指出：它只能理解为“杀掉”。所以这些地方都不宜直接译为“杀掉”，而译为“干掉”。——译者，下同。

我喊了一声，看了看屋里，没有听到回答。妻子大概带着孩子出去买东西了。

我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，重新看那封信。

——请干掉那个人。

就这一句。

再看信封，正面也只是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住址和姓名。

一千日元票子既不新也不旧，表面有三道浅浅的折痕，是那种可以塞进任何人钱包的司空见惯的样式，一眼就能看出是真票子。

我把信封、信纸和一千日元票子像符咒一样摊开在桌子上，歪着头思索：“请干掉”就是“请杀掉”吧？此外没有别的解法。

假定是这样，那么是谁求我杀掉谁呢？从字面上看，确实是这样说的。一千日元就是代价，或者说是给杀手的酬金……可以这样解释。

“太便宜了。”

我噘起了嘴，对见多识广的先生们自言自语：

世上有“职业杀手”这个行当，其酬金大约多少？付多少钱才合算？我当然估计不出，但是一张一千日元的票子未免太便宜了。

我认定有人在恶作剧。但是……是谁？为了什么？

七高八低的文字看来像是用左手写的，我也没法儿不觉得这是个孩子写的……。

突然，一阵不祥的联想掠过心头。

如果说寄信人是个孩子，那么一千日元就绝不是个

圆 梦





小数目，也可能他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这一千日元。
——幼小的心里憎恨某个人，希望他死掉，以致不惜抛出全部财产！假定是这样的话……

这可不是仅仅用开玩笑解释得通的。

一瞬间，我想起了儿子太郎，并且就像连锁反应似的想到了妻子康子。

——太郎说过要我杀死妈妈吗？

但是，我立即发觉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。

我不认为在他们母子之间有如此严重的不和。而且……我觉得那信纸上写的话超出了6岁儿童的智慧；至于用汉字来书写信封上收信人的住址、姓名，那更是太郎的能力怎么也达不到的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等着妻子和太郎一起回家后再问一问。两个人手拉着手，唱着电视里的流行歌曲回来了。

“最近，你没有严厉斥责过太郎吧？”

“不，没有。为什么要问这个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……”

我缄口无言。

仍然像是一种离奇古怪的联想。

——归根到底，肯定是公司里喜欢恶作剧的家伙玩的把戏。

没有线索。明天到公司，什么都搞清之后，大概会成为所有在座的人的笑料。

我把信纸和纸币放回信封里，装进了西服的内侧口袋。一边想着：不知道对方打的什么主意，反正有个家

伙在开恶劣的玩笑。但是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都没有什么反常。过了三天，还是没有发生任何可以像图解一样揭示真相的事件。不久，我也忘掉了信件的事。

我的工作是一家半官半民的研究所担任庶务股长，掌管考勤簿和加班事宜，置办办公用品，兼管会计，制作统计表，照看保险柜，录用打工人员，成人、结婚、丧葬、祭祀四大仪式的杂务等等，总之，在企业招聘职工方面随之派生的一应杂事，全都由我来处理。虽然不是特别繁忙，但也不那么清闲。与外界工商业者——其中有很多是办公用品的推销商和专利方面的业者的交往，每周也有一两次，只是在餐馆喝点酒而已。回到郊外的住宅区，最晚是过了十点。回顾近几年来，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

那天也一样，我与新复印机的推销员在常去的餐馆里喝酒，将近九点半回到了家。

太郎已经进了被窝，把身体转成九点十五分的模样睡着了。

康子在电视机前抬起眼：

“吃过饭了吗？”

“已经吃过了，给我点茶。”

“哎……”

只是回答，却仍然盯着电视的画面。

桌上有晚报和邮件。

圆 梦





朋友调动工作的通知、家具展览会的通知，下面有一个茶色的信封，写着歪歪扭扭的文字。

看信封的背面，还是没有寄信人的住址、姓名。

我赶紧撕开信封。

折成四折的信纸、一张一千日元的票子。

信纸上写的是：

——请干掉那个人。

就这么一行字。

我偷看了一眼妻子的脸。

康子稍稍直起腰看着电视，对邮件的内容一副毫不关心的样子。看来妻子与这件事确实没有关系。她不是一个能够那样巧妙表演的女子。

“只是喝茶？喝咖啡好吗？”

电视画面变成了插播的广告节目后，妻子开口问道。

“喝咖啡好。”

“就是嘛！”

我等妻子站起身后，取出西服内侧口袋里的信封，与今天寄到的信件对照。

除去一千日元的票子稍为新一点以外，其他没有任何不同。拙劣的字和有三道折痕的信纸都一模一样。

“今天是星期几？”

“不是星期四吗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记得上星期收到信也是星期四。

顺便又查看了一下邮戳，上星期是丰岛邮局，八点

到十二点；这星期则是神田邮局，十二点到十八点。二者都是在前一天投寄的。

对半岛区和神田一带，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可寻。

当然，住在半岛区的朋友和在神田车站附近办公室上班的熟人，有几个人能立刻想起来。但是，无论怎样回想这些人的面孔，也没法与这封信联系起来。

——一定是某个人的恶作剧，但是究竟是谁，干这种离谱的事？

我把两个信封照原样放进了口袋，即使这时也没有细加考虑，后来连来过信的事也忘掉了。有时手伸进口袋里才突然想起，也就那么一小会儿，曾经思索过恶作剧的原因，想得都腻烦了……

8

到了第三周的星期四，同样又收到了茶色信封的信件。同样是冷冷的一句话，同样是夹着一张一千日元的票子。

再下个星期四、再下下个星期四、又下一个星期四，都来了信。

我一点一点地不安起来。按一般的恶作剧来看，这也未免做得过于周密了。

信件已达到六封之多，再也无法体面地装进西服内侧的口袋里了。前不久，我把信封和信纸放进书桌的小抽屉里，而只把现金装入内侧口袋。现金已有六千日元。





——交到警察署试试吧？

当第七封信来到时，我这样想道。

M警察署就在每天上下班搭乘的公共汽车停靠站附近，在从公司回家的路上顺便去一下就行。

但是，总觉得即使认真地交出来，也会被不当回事儿地对待：

“是有人恶作剧吧！”

至少，区区这点儿事，警察是不会认真地调查的。

以后了解到这是身边朋友某种特殊的意图时——事实上，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——这位朋友一定会被警察狠狠地抱怨一番，我自己也会非常尴尬。想到这一点，就觉得把事态搞大为时尚早。

另外，与此不同，有时问题会更严重。如果与我关系极其亲近的人真的希望某个人死掉，因而被警察多方调查，这也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。

比方说——完全是打比方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接近于零——如果太郎就是寄信人，是他要求妈妈死掉，那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想，这事儿都不能去要求警察处理。由我来查明并巧妙地妥善处理，才是最上策。

在这样那样苦思苦想的过程中又过了一个星期，第八封信寄来了。星期四。字面上仍然是：

——请干掉那个人。

如果认真地解释字面上的这句话，那就是：有人恳切地求我杀掉“那个人”。这一点是不会误解的。

“那个人”是谁？

最先想到的是：寄信人与我之间有着某种默契，只

要一提到“那个人”，就马上心领神会。

没有一个人立刻想得起来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就会考虑到他了。

尽最大努力发挥想像力，结果脑海里浮现出了总务科长的面孔。

单位里一帮年轻人见到他就讨厌，这是事实。只要研究所内部出现了组织工会的动向，T科长就会采取各种怀柔政策或派遣卧底去瓦解。T对人的爱憎很强烈，评价也很苛刻。在年轻人中流行着这样的传言：谁要是被他瞪上一眼，有好一阵子都会抬不起头来。当然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严重，可是……

10

从职务^①系列上看，他相当于我的上司。因此，年轻的研究人员中，会不会有人认定遭到他的冷遇，甚至想得比实际还严重，因而有点神经官能症，干出了这种事呢？

或者，根据同样的思路来推论，说不定是向我发出警告：“有人憎恨T科长以致想杀掉他，你如果与他一伙，小心没好果子吃！”

这种想法也有可能，但是却丝毫找不到可以这样断定的根据。

在我的脑海里，一个接一个映现出研究所人员的面孔：

——那小子会做这种事吗？这小子又如何？

想来想去，研究所内部的人际关系并不那么紧张，

① 这里的“职务”指公司股长、科长以上的职务。

圆 梦

